



香港中文大學 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

中文教學（普通話為授課語言）專業文憑課程

2012年12月4日

寫作和說話

最近有機會聽到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的向天屏教授講寫作教學，促使我對語文能力有所反思，並對何謂寫作能力有些新的想法。

作文的傳統方式相信人人都經歷過：老師出題，稍作引導，學生完成，常見的是在家完成，在校完成也是課堂獨自完成，然後老師批改(老師的災難性任務)，發還，或要求學生謄寫一遍，以表示修正了錯誤。我們似乎相信在文稿上的批語，就等於“教”了學生如何寫作，但效果如何，大家心裡明白。

向教授在演講中提出“歷程導向”的寫作模式，有兩個重點，(1)寫作可以不是一個人的事，“共作(共同參與)”讓思考和下筆能更為完善；在這個前提下，(2)寫作應該是“有聲”的：說出思考的過程、相互討論、在同儕面前讀出自己的文章、互相說出對別人文章的領悟和評價。

向教授提到“寫給誰看”的問題，強調寫作有對象我認為很重要。長期以來，在學生心目中，寫作是一份作業，目的不過是讓老師批改，而“有聲”的寫作可以讓學生建立“使用語言”概念。當你“說”出所想時是有聽眾的，把它“寫”出來時也有讀者，“說”是“寫”的聲音形式，“寫”是“說”的書面形式，它們是一體的，都是向別人“表達”。我們要強調的是“表達”的需要(刺激慾望)，和“表達”能力(正確使用語言文字)，而不是簡單的寫一篇作文。

今天教寫作，不能再因循傳統方式了。寫作課不能不講究指導，指導不能不開放課堂，以學生為中心，方法是鼓勵和創造機會讓學生使用語言，並建立“鷹架”支持(老師和同儕參與)，由“共作”過渡到“獨作”，最後，借助評量標準和互評制度，讓學生真正學會“怎樣才是一篇好作文”。

從“說”和“寫”的密切關係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“言文一致”的好處，若作文課的語言媒介是普通話，口書的轉換會較用粵語自然。但是，如推上一層考慮，即從“想”到“說”這個階段，方言和普通話的距離又讓我們面對“語碼”轉換的困難。教師如何處理，須有妥善的考慮。

張勵妍

向天屏教授的回應：

2012/12/4

實際上，我做過一年的寫作教學研究，讓小朋友兩兩合作協助彼此寫作文，學生合作的過程中，說話是非常重要的，因為學生不僅要說出建議，還要說得讓同學信服與理解。有趣的是，兒童比成人更知道如何以同學聽得懂的方式解釋給同學聽。我的班上有一個不敢跟同學、老師說話的學生，經過兩個月與組員互動後，敢在課堂上發表想法。有一個學習障礙的學生，在組員的支持下，一年後能自己寫出一篇文章，所以我才感悟到寫作的教室不該是全然安靜的教室，所以國外英文教學鼓勵 writing group, writing circle 的原因就在於此。

您的短文也刺激我思考此問題，畢竟以前我關注寫多些，忽略了說的部份。

至於您擔心書面語與口語的衝突，我卻相信，兒童能互相幫忙（您看不敢與不能說話的學生都有辦法互動與寫作呢），尤其是修改粵語書面語的問題，小朋友更喜歡“找碴”，雖然有時候會幫倒忙，但是一起從錯誤中學習也是很重要的經驗。

我擔心的是時間的問題，討論得花時間，不能有效設計課程與教學的老師，是沒有能力處理“學生中心”的教學法的。

李惠英老師的回應：

2012/12/6

看了向教授回應和張老師的文章，很有興趣討論這個問題，忍不住暫停手中工作說點個人意見。我很同意兩位老師對寫作教學的看法，特別是從說到寫，從同學共議、共作、共評，到個人的獨立寫作。

我認為老師如何指導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。我本月到上海參加了一個寫作學會年度峰會，聽了七位專家的分享，討論小學生到高中生的文章範例，觀看實際的寫作指導課及聽專家的評課，都是圍繞如何進行寫作教學問題討論。觀看上海的寫作教學課堂，從說到寫，特別是說的指導，討論的指導，都做得不錯，很值得參考。

其實從說到寫，小組討論等方法，今天香港的小學普遍都在用，問題在於老師是否有明確的目標開展這些課堂活動，引導的方法又是否適當，如何鋪排足夠的輸入，讓學生從閱讀中學習，從分享討論中學習，過渡到語言表達，或者還需要改善，我正在為此過程收集意見及配合教材做一些有關的編寫工作，期望給老師一個啟發，希望各位提意見。

余京輝的回應：

2012/12/6

我覺得的這裡最成功的地方是讓學生知道“寫給誰看”，讓學生有表達的對象，知道作文的目的，也就激發了表達的慾望。古人云：情動而詞發。就是這個道理。

寫作的難點有兩個層面，一是寫什麼（內容），二是怎麼寫（表達）。一直以來，各地學生，“寫什麼”是最大的難點，尤其是作文題目不好時（最難忘的.....，最崇拜的.....）。內地老師的情景作文、觀察寫文，開放作文題，都是解決“寫什麼”這個問題。這次的“共作(共同參與)”，通過對話、合作學習，激發了思維，也解決了寫什麼的問題。

而思-說-寫結合，解決了“怎麼寫”的問題。

說-寫結合是寫作的一般途徑（世界上多數人都是如此），尤其是小學，小學作文就是寫話。言文合一說-寫結合的最好的狀態。而思-說的一致性可以進一步提高效能，最好是內、外部語一致。

但如果思-說-寫的語言不一致，如用方言思維，應該也是可以的，不過要分階段。對於方言區人士，他可以用方言討論（討論思路、內容）；但真正落筆寫詩，他實際上要說另一種“話”（書面語話），這時的討論是討論表達方法（即語句）。不過其思維過程是怎樣的，我沒有體會，似乎也沒有人研究過。

（張勵妍注：如討論表達方法，一般限於組織結構，至於語句，多在“獨作”階段落實，最有機會討論詞句的，是評改，“共評”時可以讀出文章，不規範的詞句在這時修正。）

我發現香港有些學生在語碼轉換中經常出現障礙，或者無法找到規範語（書面語）正確表達其思其想（大學生粵普對譯練習，學生無法寫出對應的規範語句子，就是例子）。這和其語言積累有關，內外部語言不一致是其根源。解決這個問題似乎已超出寫作課的範疇了。

總括來說，普教中（言文合一）是這種教學方法提高效能的最好途徑。

回應或發表請電郵至 lycheung@cuhk.edu.hk。

如欲更深入了解以上課程及報名，可瀏覽本中心網頁：<http://www.fed.cuhk.edu.hk/~pth>

查詢電話：3943 6749

查詢電郵：pth@fed.cuhk.edu.hk

地址：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陳國本樓 6 樓 609 室

